

臞

軒

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九

宋 王邁 撰

啟

按北卷自南外睦寧教授至通判漳
州作後十一篇係他人作附卷末

謝真師薦舉啟

開藩旬日方羅幕府之羣英薦剡一封首及墻屏之下
士識者以為公舉衆人則曰私恩退自省循獨有感慨
惟師生以道而合與賓主之分不同彥明授業於伊川
本無干祿之意器之執經於涑水非為薦求之階天爵

重則人爵可輕義榮貴則勢榮可賤有寧終其身之弗
遇不忍叛所學以苟容如某之愚從公也久孺子可教
初拜南昌之贈言門人益親屢造西山而問道所謂晦
斯明室斯通之席喜得於學不厭誨不倦之時昔年盛
而氣盈今霜降而水涸來倚麟庠之席獲依燕寢之香
瞬養息存日省月試窮理致用之訓朝以書紳習靜持
敬之方夕而銘几苟有立命安身之地敢為貪榮希進
之圖及牙纛之莅三神山歎蓬萊之隔一弱水忽聞郵

置特賜褒褒豈察其學業之漸成亦望其德業之少試
盖知仲淹之賢則必薦達及其他而為安定之學者非
迂覲施諸用此相期之盛意不敢望於他人茲盖伏遇
某官誠立而明通操約而施普鴻辭麗藻續麟筆之正
傳寶匣瑶琴嗣龍門之遺響憂國之心愈渴閱士之眼
彌高方將以此身任當世之經綸亦必勉其徒以大人
之事業高文行遠而謂某有甚蔚之詞章直氣蟠空而
謂某有不阿之議論何以當此竊有請焉今天下之所

少非文士君子之最難者節居上位者既喜佞而惡讜
在下寮者多毀方而為圓鄭公良臣不樂義方有太直
之行曲江英宰且嫌挺之負苦勁之名所願先生秉鈞
軸之權博取吾黨有氣節之士某益思植立愈勵操修
表裏同源敢不推立言之誠而立德阿諛深恥又當移
事師之忠以事君惟能為人是報知己

謝曾參薦舉啟

起亞相於午橋行將入覲薦迂儒於寅陞轉以上聞趣

裝如其匆匆推轂胡為而汲汲仰窺盛意俯激愚忠
竊以魏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則其徒行經濟
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畫錦堂嘯詠之時
每訓才品而耆英會徜徉之際常訪人才况當聖主之
勵精方召大臣於閒散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騁事功
如某者徒有苦心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
陰黃卷短檠感慨千年之理亂但見與世而枘鑿不為
隨人之桔槔來吟苜蓿之盤正在棘槐之里豈無虬蟬

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於恬退寧方為皂恥
曲而侯不知何取於高明乃至垂情於寒畯豈必求乃
子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
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而有請必行茲蓋伏遇
某官忠貫儀鄰名在彛鼎盛年勇退不依偃月之堂晚
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方之經理公豈宜西
墅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得於親見齊國用樂正
子為政誠所喜聞方將錄夾袋以儲才乃使先錐囊之

露穎某誓堅素守圖報洪知焉有文章得預元祐科名
之列尚存氣節要賡慶歷聖德之詩

賀福帥王侍郎啟

輟班法從出殿全閩淑旂綏章以錫諸侯申重帥垣之
命精金古器以比君子載頌御府之珍近比所無上意
可卜惟七聚舊安於擊壤而累年釁起於揭竿屬郡五
六城皆被瘡夷長樂十二邑僅逃鋒鏑震疊撼搖者方
妥流離蕩析者未全電閃雷轟見謂驚魂之甫定風恬

雨霽要令元氣之復還爰以近臣付之專閫觀聖天子
臨軒而諏訪與明執事伏陛而敷陳田里根本則欲不
傷臺府脉絡則求無壅言而及此民其庶幾恭惟某官
一代宗師四朝壽雉故家喬木晉禊帖之猶存晚節黃
花魯靈光之獨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禮義之多自入
李廷即躋栢府剛詞摘伏斥去熙寧之十鑕正色輸忠
追還慶歷之三諫不為枉尺直尋而屈竟請高牙大纛
而行至今嫠女之民昌言召父之政排抵權門之橫議

講明經界之良規孟子言大畧於滕誰為潤色鼂錯嘗
有心於漢令始施行此非俗吏之能為要皆儒效之已
試綠綈亟召紫橐陞華勾稽版籍之盈虛甄別名流之
清濁裕民足國鄙夷管晏之近功為官擇人度越馬裴
之遴選將駸駸乎大用復汲汲於此來推廣王心王言
發為仁聲仁聞念民疾苦如已痒疴解繞除苛遺安靖
和平之福化頑歸厚示轉移風俗之機言之出於真誠
讀者至於感激僉曰潁川去秦甚耳亦如渤海非求勝

之僕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為民賊者多長惡之不悛
上而苟有仁人盡知病之所在欲盡革帶牛之習當痛
懲碩鼠之貪以致廣寇薄汀邵之鄰海盜闖漳泉之境
淮卒橐弓之已散閩兵受甲而不勝彼易得以擣虛我
豈容於缺備此不可以柔而獨理又當思先事而預防
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幸而親見齊國使樂正子為政嗣
此有聞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七年之久
歷官與四考之書校藝殿廷強項掇要官之怒充員宗

郎低頭受公子之嘲人共嘆其淹回天乃錫之機會昔
在丁丑嘗陪玉筍之門生今維甲辰復忝前茅之屬吏
疎聞開府喜至忘餐適有采薪之憂遂稽拂繭之敬疾
方少愈名始自通敢比正倫遙胄僭攀於杜曲擬同湜
輩終身不叛於韓門

上何帥啟

征衣西上銜計臺一顧之恩別駕南來受帥閫十連之
察涓剛辰而告吉飭柔訥以抒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

無媚骨校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
時賢之忌蓋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
黷慝遂從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
臣切齒惡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嬖倖搖唇已方持一簣
以障河彼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許為直之罪繩
以漢法大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
所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遊亟返於蓬
萊歸路載披於荊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

丈強自安蹇步衝人決起百餘尺坐看羣飛誓墓志堅
買山計決曾謂成命自天而下循畀贊丞於漳之濱靜
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德盛仁熟誠立明通
更閱義理之多掀播芬芳之久正冠裁笄清風滌羣小
之辱臺隨仗立螭直筆刊前朝之誣史庾亮之塵無所
汙曹蜍之沫莫能加聖化更新前此緊官之餘幾公論
不泯歸然一老之獨存已進登於獻納論思乃自詭於
諮詢諏度屬時閔嶠有警潢池爰輟文石之班出當英

蕩之寄申嚴威令轟雷迅電之鋤姦加意撫摩膏雨祥
雲之潤物驩騰七聚最徹九重爰以禮樂之使華更任
詩書之元帥治貪墨則嚴三尺字惇發則寬一分議沮
權鹽無異毀征茶之詔稅寬履畝不啻爭青苗之難陰
功隱德之居多野史稗官之可考惟是世途隘甚人物
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命起擎天
之柱於明堂固將登明而選公寧不憐窮而悼屈重念
某猥以儒素來入吏塵名為分風月於偏州實似試湯

火之劇邑搜見底囊以供北餽作無麪餅以餉南軍押
催科之帖而攢眉視簞楚之癢而攬涕所恃惠慈之長
少逋督責之嚴庶幾孤立危蹤毋至滄干司敗何相獎
賢好士居多被薦於朝廷王祥佐郡無功安得具謠於
邦國

上姚漕啟

綴班東觀嘗依太乙以分光半刺南州復仰福星而受
察滌龜告至拂繭通誠伏念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校

文紹定固應罹邪黨之讒奏疏端平何至取時賢之忌
盖以上方親政下無隱情雲狂因得以盡言黷戇遂從
而妄發果而邊帥騰章辨跋扈之名重以廷臣切齒惡
欺謾之語友朋解體嬖倖搖唇已方持一簣以障河彼
乃推泰山而壓卵坐以孔門訐為直之罪繩以漢法大
不敬之刑小人謂弗免君子謂必歸未知死所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僅畀叢祠清游亟返於蓬萊歸路載
披於荆棘仙凡立隔榮悴頓殊失勢一落千丈強自安